



电影文学剧本

大浪淘沙

1235.7/12

电影文学剧本

大浪淘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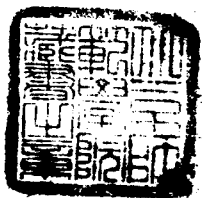
于炳坤 朱道南 伊 琳

于炳坤 执笔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662865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九七七年·北京

662865

封面设计：聂昌硕

大 浪 淘 沙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 京 朝 内 大 街 166 号)

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

北 京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字 数 53,000 开 本 787×1092 毫 米 $\frac{1}{32}$ 印 张 $2\frac{3}{4}$ 插 页 2

1977 年 12 月 北 京 第 1 版 1977 年 12 月 北 京 第 1 次 印 制

书 号 10

543

定 价 0.25 元



1925年，不堪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的靳恭绶、顾达明、杨如宽、余宏奎逃离家乡，在途中结拜为兄弟。



受共产党员教员赵锦章影响的靳恭绶向顾达明等人讲述赵锦章对他的启发和教育。



在北伐军占领的武汉，斯恭綬等看到中国人民在帝国主义者面前扬眉吐气，感到无比兴奋和激动。



斯恭綬、顾达明被调到长沙军分校，赵锦章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要他们对国民党反动派保持警惕。



在长沙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反革命政变中，赵锦章遭到暗杀，临牺牲时，嘱咐靳恭绶、顾达明去找党组织，要按毛泽东同志的主张去做。



靳恭绶劝告革命青年们，不要对反动派抱幻想，应按照毛泽东同志指出的方向，走与工农相结合，坚持武装斗争的道路。

顾达明处
决了投靠国民
党反动派、杀
害赵锦章的凶
手余宏奎。



革命的烈
火是扑不灭
的。靳恭绶、
顾达明等跟随
“农民运动讲
习所”的同志
转入农村，参
加了毛泽东同
志领导的秋收
起义。



01225/37

一 结 盟

黄昏。天空阴云密布，远处闷雷隆隆，闪电熠熠，使河面反射出道道骇人的寒光。

汹涌的急流，哗哗而下。一只扬帆航驶的小船，被巨浪冲击得颠簸欲倾。

画外旁白：“一九二五年，旧中国一片黑暗，人民苦难重重。那时候，在祖国南方的广东，虽然已成立革命政府，但是北方人民，还生活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铁蹄之下。在山东的一个农村里，有三个知识青年，不满黑暗统治，离乡流浪在外，寻找出路……”

小船的船篷里，挂着一盏小油灯。随着船身的颠簸，油灯在不停地摇晃；惨淡的灯光，透过蒙着尘垢的灯罩，无力地投射在三个怀着不同心情的青年身上。

身材魁伟的靳恭绶，紧锁着双眉，闷闷地坐在船板上。他目光炯炯，神态愤懑，仿佛满身都是仇和恨。

矮小灵活的杨如宽，吹着口哨，在灯下作画，画的是三只小鸟，跳跃着飞出了一个敞开的鸟笼。他动作敏捷，心境开朗，看来是个不知烦恼的人。

年纪稍大的顾达明，对靳恭绶和杨如宽关切地看了一眼，从船舱里拿出三只碗来。他为人厚道，禀性善良，是位善于照看兄弟的大哥。

突然，黑暗中急促地传来呼叫声：“救人呀！”

靳恭绶等三人惊奇地互相看了一下，迅速拥往船头。

他们向岸上看去：黑沉沉的夜色里，可隐约见到有一人影，慌慌张张地奔来；人影后面，有一群人打着灯笼火把在紧紧追赶。

小船驶向岸边。呼救声持续不停。

杨如宽惊奇地轻声问：“怎么回事？”

顾达明叹了口气，没有回答。

靳恭绶卷起裤腿，愤恨地说：“又是老财害人！”

小船渐渐向岸边靠近，靳恭绶纵身跃下，涉水上岸，挟起那呼救的人，跳上船来。

小船迅速驶向河心，避开了追赶的人群。

东方渐亮，朝霞绚丽，风平浪静，碧波生辉。

太阳升出地面，阳光照射着经过风浪冲击的小船。

船头上，摆着四只斟满酒的小碗。

顾达明端起一只酒碗，庄重地说：“顾达明，为了不受坏人欺压，背井离乡，寻求光明的出路，去济南求学。”

靳恭绶神色严峻，端起碗，既腼腆，又激动地说：“为了……”讲到这里，突然停住。

顾达明对靳恭绶说：“讲吧，都是自家兄弟了。”

靳恭绶继续说：“为了躲避官府的通缉，逃出家乡。”

被靳恭绶救上船的，也是个青年，长得眉清目秀，文质彬彬。他好奇地看了靳恭绶一眼，满怀感激之情，也端起碗说：“余宏奎，为了反抗父母包办婚姻，逃出封建家庭。”讲完，看看大家，抑制不住内心的冲动，谢道：“幸亏各位救我上船，兄弟非常感激。”

杨如宽随便地端起碗，朗诵般地说：“杨如宽，为了寻求自由和光明，离开黑暗的农村，随老达哥去济南念书。”

四个青年将酒碗碰在一起，对天盟誓。

顾达明：“中华民国十四年八月二十五日，我等四人冲出黑暗的牢笼，志同道合，在此结拜。今后定要情同手足，生死与共！”

四人同声喊：“干！”

杨如宽拿出那张三只小鸟飞出鸟笼的画，在上面迅速添画一只小鸟……

二 访 师

靳恭绶等四人风尘仆仆，提着行李，从一面大招商旗下经过，招商旗上写着“济南大客栈”。

济南大街上，人群熙熙攘攘，车水马龙，热闹异常。商店的橱窗里，摆满日本货，贴着大幅以日本下女作商标的广告。大商家门前，有人在演奏古里古怪的乐曲，招徕顾客。虽然“五卅”运动才过去不久，墙上还残存着“抗议上海五卅

大惨案”的巨幅标语，但街上的一切，又浓厚地呈现出帝国主义统治下的殖民地色彩了。

靳恭绶等四人在这奇怪的世界里走着。他们东张西望，看看墙上的标语，又看看橱窗里的日本商品；看看行人中西装革履、架着金丝边眼镜、摇着司的克的假洋鬼子，又看看老态龙钟、瓜皮马褂、拄着龙头拐杖的前朝遗老。当他们的目光停留在一个乞食不遂，惨遭毒打的乞丐身上时，对眼前的种种怪态，就更加觉得离奇了。

走着走着，靳恭绶等四人来到一处十字街头。忽然前面传来洪钟般的讲演声。他们挤到那里一看，密密麻麻的人群中，有位脸庞端庄而严肃的中年人，身穿长衫，留着一点小胡子，站在高处，挥动着臂膀，激昂慷慨地在作街头宣传。这位中年人是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教师、共产党员赵锦章。

赵锦章：“父老兄弟姐妹们，大家想一想，我们劳苦大众，终年劳累，为什么不得温饱？为什么日子过得一年不如一年？这是因为日本帝国主义收买了封建军阀张宗昌，他们和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勾结起来，吸尽了我们的血，榨尽了我们的骨髓……”

靳恭绶等四人听着听着，不觉渐渐向赵锦章站立的地方靠去。

赵锦章：“帝国主义为了瓜分中国，指使军阀你砍我杀，年年打个不停……”

靳恭绶出神地听着，觉得这些话十分新鲜。

赵锦章：“有良心的中国人，我们要团结奋起……”

远处响起警笛声。

一青年告诉赵锦章：“赵老师，警察来了！”

赵锦章微微点了一下头，接着便高呼口号：“拥护广东革命政府！”“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随后，他向空中撒出一叠传单。

传单满天飘扬。赵锦章趁机钻进人群，有人迅速在他胸前佩上一枚圆形的校徽，递给他一柄黑色布伞和一叠书。

赵锦章沉着地向响起警笛的方向注视了片刻，慢慢离去。

靳恭绶的目光一刻也没有离开赵锦章。当赵锦章撒出传单时，他迅速伸手抓来一张；当赵锦章佩上校徽钻进人群时，他就挤过去要看他是哪个学校的，但是，他尚未看清，赵锦章已转身走了，他也被人群挤到街旁。

四个青年来到一处巷口。靳恭绶迫不及待地掏出传单，顾达明等三人也迅速围了过来。

传单：

告爱国青年

热血沸腾的青年，起来！起来！！

亡国灭种的大难，临头！临头！！

东亚睡狮快觉醒，怒吼！怒吼！！

冲破黑暗走向前，奋斗！奋斗！！

一切革命的民众联合起来，继续五卅运动的反抗精神，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

济南各校教职员沪案后援会

济 南 学 生 联 合 会

公元一千九百二十五年八月

远处，还在断断续续地响着警笛声。

靳恭绶等正在兴奋地议论传单，忽见赵锦章走来了，便都用敬慕的眼光看着他。赵锦章见他们拿着传单，关心地讲了声“小心警察”，若无其事地向巷子深处走去。

赵锦章一走，余宏奎就说：“看样子是哪个学校的。”

靳恭绶懊悔地应道：“可惜我没看清他的校章。”

杨如宽说：“对！咱们就上他那学校。”说着，拉起靳恭绶，去追赵锦章。

赵锦章发觉身后有人追来，便用黑布伞挡着上身，急忙转入一条小巷。

杨如宽和靳恭绶追进小巷；见赵锦章用黑布伞挡着身子站在墙边，立刻奔去。

杨如宽上前叫了声“先生”，恭恭敬敬地鞠了一躬。但当他抬起头来时，不觉吃了一惊，因为这位撑着黑布伞站在墙边的人，不是赵锦章，而是一位年轻美丽的女学生。

二十来岁的女学生谢辉，上身穿件洁白的学生服，下身系条黑色的百褶裙。她用黑布伞挡着行人，正在一张布告上用炭条写着标语，听到身后有人招呼，不觉一惊，迅速藏

起炭条，猛然转过身来，随手将条乌油油的粗辫子轻轻一甩，这条辫子便斜斜地挂在胸前，正好遮住了佩着的校徽。

靳恭绶见面前站着的是位女学生，因冒昧而带来的尴尬，迫使他难为情地慢慢转过身去。杨如宽虽然有点满不在乎，可是也抵挡不住对方投来的责备的眼光，便不好意思地将视线移向墙上。谁知那里，正好露出布告的一角，他惊奇地看到，在布告上印着的“山东督办张宗昌”几个字上面，有着用炭条加上去的“打倒军阀卖国贼”七个字。

杨如宽的一切顾虑都打消了；又移目端详起这位大胆的女学生来。这时，谢辉已镇定片刻，收敛了不安的神态，装成一副沉着无事的样子，挪动脚步，向巷口走去。就在谢辉走动的时候，她那条又黑又粗的辫子滑下来了。杨如宽一眼瞧见了她胸前的校徽，可是没等看清楚，谢辉已走开了。

杨如宽很快联想起赵锦章胸前的校徽。他不愿失去进个好学校的机会，在谢辉身后紧紧追赶，口中还“喂”、“喂”叫个不停。

谢辉慌了，不敢回头，急急向前。于是，她和杨如宽，一前一后，步子都快了起来。

走了一阵，谢辉见甩不掉杨如宽，心里一急，便索性站定，猛地回过身子，怒目相视，态度严肃地厉声责道：“你想干什么？！”

杨如宽有点窘，不好意思地说：“对不起，我想看看您的校章。”

谢辉以为杨如宽不怀好意，下意识地用手遮住了校徽。

杨如宽尴尬极了。幸好顾达明和余宏奎提着行李走来，听到了他们的对话。

顾达明连忙责备地叫了声“杨如宽”，然后，对谢辉解释说：“我们都是刚从乡下出来的，想找个好学校念书。”

靳恭绶也来了，他局促不安，走到顾达明身旁，提了自己的行李。

余宏奎也向谢辉解释：“小姐，我们没有别的意思。”

谢辉见他们都带有行李，又见靳恭绶很腼腆，她放心了，脸上渐渐露出笑容，态度大方地说：“那就请看吧！”说着，放开了遮在胸前的手。

杨如宽凑近一看，校徽上写的是“济南女子中学”。

谢辉忍不住格格地笑了，杨如宽等也都笑起来。

谢辉笑着对杨如宽说：“总不能让你们白追一阵啊，我劝你们去投考第一师范学校，那是个好地方，而且是官费。”

杨如宽高兴地说：“第一师范学校，太好啦！”

余宏奎有礼貌地说：“谢谢。小姐，尊姓？”

靳恭绶皱了下眉，他非常看不惯别人对妇女表示亲近。

谢辉大方地告诉余宏奎：“我不是什么小姐，我叫谢辉。”说完，特地看了看有趣的靳恭绶，又轻轻地将辫子向身后一甩，对大家讲了声“再见”，走了。

谢辉走后，余宏奎赞叹地说：“济南的女子真开通。”

杨如宽俏皮地说：“再开通也不该问姓道名，又不攀亲戚。”

余宏奎反驳说：“这有什么，又不是在乡下。”

靳恭绶郑重其事地将杨如宽拉到一旁，说道：“杨如宽，以后你在女子面前别那么随便！”

杨如宽不服：“你看，人家还拉着手走哩！”

恰好有一对青年男女挽手而过。靳恭绶扭转头，不愿意看。

顾达明劝道：“好了，好了，刚在一起才两天就顶嘴，走吧。”接着，又兴奋地说：“咱们就考第一师范学校！”

高高的钟楼上，一只校钟在不停地摇晃，钟声当当。

下课了。胸前佩起“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徽的余宏奎和靳恭绶，随着同学们走出教室，前往校园。

校门前，谢辉挟着一叠书走来。她举目四望，好象是在找人。

余宏奎瞧见了谢辉，惊喜地拉着靳恭绶来到她的跟前，热情地问道：“谢，谢小姐，您是来……”

谢辉已记不起这位彬彬有礼的青年了，眨着一双大眼睛，奇怪地向他看着；为了不使这热情的小伙子难堪，她随便应道：“我是来找薛健白先生的。”

余宏奎更热情了，说：“啊，他刚给我们上完历史课，”他指着走廊，“我给你找去。”

余宏奎一转身走了，留下了靳恭绶。这一下引起了谢辉的注意，她“喔”地一声，想起了前些时小巷子里那次有趣的邂逅了，高兴地笑着问靳恭绶：“你们不是四个人吗？都

考上啦？”

靳恭绶脸红了，眼睛看着脚尖，不好意思地点点头。谢辉见他这副拘谨的样子，差点笑出声来。

这时，四十多岁的薛健白，手中拿着课本，走了过来。他身穿浅色长衫，戴着一副镶着黑边的眼镜，蓄着一撮浓黑的胡子，样子潇洒，显得很有学问。谢辉见了他后，立刻恭恭敬敬地迎上前去，鞠了个躬说：“薛先生，我还书来啦。”

薛健白微笑着点点头，问道：“都看完了？”

谢辉：“都看完了。”

薛健白：“有意思吗？”

谢辉：“太好了。”

薛健白看看站在一旁的靳恭绶和余宏奎，又问道：“你们认识？”

谢辉笑着说：“我还是他们的介绍人哩。”

薛健白一时弄不清这话的意思，问道：“介绍人？”

谢辉连忙解释：“进这个学校的介绍人。”

薛健白爽朗地笑开了，边笑边说：“好极了，好极了。都请到我宿舍里坐吧。”说着，他领头向校园深处走去。

靳恭绶站在原地，不想走。余宏奎催道：“走吧。”靳恭绶很窘地看看谢辉，悄声对余宏奎说：“你去吧，我……”讲到这里，他抬起头，正好碰上谢辉的眼锋。他连忙不好意思地向谢辉点点头，匆匆走开了。

谢辉奇怪地看着走去的靳恭绶。

余宏奎解释说：“我这二哥样样都好，就是有点怕生人，